

让古琴音乐向当代“敞开”

吴文光

古琴艺术是民族艺术瑰宝。如何对古琴音乐进行现代阐释,唤醒丰富的琴曲宝库,使其更好地融入现代音乐生活?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与现代音乐记谱方式不同,古琴“减字谱”不直接记录音高,只记明弦位、徽位和指法,其节奏有较大伸缩余地。演奏者在熟悉琴曲一般规律和演奏技法基础上,通过揣摩曲情进行再创造,力求再现原曲的本来面貌,从而完成自己对乐曲的阐释,这就是所说的打谱。也就是说,面对同一份古琴乐谱,不同琴家演奏出来的音乐差异很大——中国琴乐这种“打谱”的音乐思维,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阐释空间,使历史河流中的每个音乐家都可以参与到对同一乐曲的创造性阐释中来,从而形成古琴音乐千百年来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特质。

今天,如何做好这种既传统又体现出个人创造力的打谱阐释呢?我认为

为主要在解题、移情两方面下功夫。

解题指的是每首乐曲前都有一段文学性描述,描述乐曲所营造的境界。解题对音乐家阐释作品有定向作用,不仅对琴家打谱尤其立意的至关重要,甚至对打谱风格乃至旋律结构都会产生相当的影响。比如不少琴家演奏古琴曲《潇湘水云》时,根据的是《五知斋琴谱》中山水抒情诗式的解题。抗日战争时期,内心的爱国之情激发了我父亲吴景略。他认为,重建古曲《潇湘水云》不应只是单纯表现山水之趣,而应结合作曲家所处的南宋时代,强调忧国忧民之思。我父亲对此曲进行首次打谱,并在上海组织“今虞琴社”公演,以此抒怀,引起轰动。可见不同的解题辅之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情境,会让同一支琴曲呈现不同的面貌。

移情,意为在古琴演奏中擅于理解音乐中标题的隐喻,进而用古琴塑造情感符号和审美意象。以《神奇秘谱》版《潇湘水云》为例,各段小标题都隐喻了创造音乐氛围与情感形象的可能:洞庭烟雨、寒江月冷,

使人联想云雾迷蒙、烟雨苍茫景象,可据此创造出一种清冷的音乐氛围;江汉舒晴、天光云影,给人以明朗、希望的联想;浪卷云飞、风起水涌,则又使人情感奔涌,心潮澎湃。这些意象都可以被有机融会在演奏中。秉持这一理念,我和父亲两代人共打谱完成了100余首传统琴曲,丰富了失声已久的古琴曲库。

由于受到古琴乐器自身性能的局限,如在音量、音阶及和声等方面的缺失,传统琴乐在现代音乐生活中的比重较低。如何让历史悠久的传统琴乐更好地为现代所用?在我看来,要在传统的创造性打谱阐释的基础上,加大对古琴曲库的开发。根据上世纪50年代有关专家的统计,现有160多种琴谱谱集、600多首不同名的琴曲流传至今,如果算上同一琴曲的不同版本,共有3000多首。这3000多首古琴曲是中国民族音乐的瑰宝,尝试用各种乐器、各种形式演奏,可以更好地和世界各民族的不同音乐接轨。

具体来说,可以在保留古琴的

同时加入其他乐器,采取伴奏或协奏形式;或者不使用古琴,仅用现代乐器和表演形式演奏古琴琴曲。从功能上讲,可以达到琴乐表演由个体向群体转化;从形态上讲,可以实现琴乐由单声向多声转化;从方法上讲,可以使琴乐的丰富曲库得以充分开发和利用。

需要注意的是,现代编曲可从各个方面来丰富,比如加入多声、和声等,但琴曲原有结构要保持。如果只取琴曲最为人知的一段为动机,其他都直接采用西方现代曲式,这样创作出来的乐曲就不能整体展现原古琴音调和古人的乐思结构。

中国古琴记谱法独特的减字谱使琴乐阐释具有开放性,令人恰恰可以此为基础,对传统曲库中的大量琴曲进行重新编曲。打谱阐释和重新编曲二者并举,将实现古代琴曲在表演形式上的现代整合,使古老琴曲宝库融入现代音乐生活,给古琴音乐带来新的生机。这是我对琴乐未来的期望,也是我60年古琴生涯的感悟和总结。

春天的山岗

石泽丰

是春天的风把山岗吹醒的吧?有人说不是,是春天的细雨声把山岗吹醒的;还有这么认为,是立春后的一阵春雷把山岗吵醒的。不管什么原因让山岗醒了,山岗上的草儿、花儿都很高兴,它们在温暖的阳光下,舒展着臂膀,满山遍野地奔跑。跑是跑不掉的,跑得再远,它们也还是在山岗的怀里。这就像一位慈祥的乡间老母亲,早晨,她打开鸡鸭舍门,它们争着出来,拍打着翅膀团团地围着她。属于她的家禽,属于她用感情释放出来的东西,终究在她周围,不会离开。

收留我童年的山岗也不例外。它坐落在村子的西北角。好多年没有回去过,在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快,摧古之力越来越强的农村,不知她现在的容貌如何?上次听说老家砍掉了一片树林,林地用于种植油茶,发展村集体经济,这使我特别地遗憾。紧邻那片树林的山岗,春天可放风筝、夏天可放牛、秋天可摔跤、冬天可晒太阳的山岗,是否安在?

心有多急切,回乡的脚步就有多快。我决定立刻启程,回老家看一看,看看在我心灵深处始终呈现着自然的神性之美和人间的神性之美的山岗。待我归来,山岗已经推平了,上面也种上了油茶。对着山岗的方向,顿时,泪眼朦胧,我在心中呼喊:我昔日的山岗去了哪里?四下没有一点回声,油茶在风中摇了摇头。难道这就是我这次回来想要得到的答案?

远远地,我仿佛听见山岗在唤我的乳名,那是一个长者的声音,它脆弱、暖心。日后的梦里,我多次在寻找这种声音,在四下无果时,我轻轻地走近山岗。我怀着尊敬的心情,去探望这位孤独的老人。她把我遗落在她怀里的欢乐,还有那只断了线而挂在她脚下那棵松树上的风筝,全部交给我,表示再也不为我的收藏。

我相信,这些琐事,山岗都是知道的,她只是不说而已。她把我所有的往事一一地收藏好,等到春暖花开的日子,等到我千里迢迢回来,她把这一切塞在了我回忆的背包里,一件不留地还给了我。她沉默在我的面前,不言,不语。

春

王玉艳

一滴滴水刚刚探出头
十里春风便裹卷而过
白桦林絮絮耳语
林间的鸟儿高声唱歌

太阳满怀深情
目光越过那片白桦林
越过连绵起伏的高山
越过那条小河

时光之下的水流
相互簇拥着欢快地奔走
岸边的小草纷纷探出头
听到有人浅吟那句

“人在春光处,心在最好处”



《和谐湿地》

吉洪俊摄

春风一吹便繁华

胥子伍

风如人,随着季节,性格迥异。春风和煦,如少女踮趾;夏风肆虐,似泼妇骂街;秋风萧瑟,似怨妇垂泪;冬风凛冽,如恶女哀嚎。一对比,春风的诗性和可爱,赢得多人的喜爱。加之,一年之计在于春,春风吹过,生气勃勃,鲜花新绽,百草生绿,谁人不喜?

春风暖,夏风热,秋风凉,冬风寒。对风的感知,脸颊最具发言权。春风温柔地吹拂大地,像一双绵柔之手抚摸脸颊。“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沐浴春风,如饮醇醪,微醺,谁能不沉醉其中?谚语: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艳阳天。春风一吹,人僵硬一冬的皮肤开

始变得温软,风吹皱了一池春水,处于蛰伏的生命万物被春风唤醒,活力荡漾,精气涌动。“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春风杨柳千条绿,六亿神州尽舜尧。”……春风是春天的歌者,是大地的神笔。春风一度,人间从此五彩缤纷,气象万千。“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是《论语》里的记述,译成现代文:暮春三月,穿上已做好的春天的衣服,约上五六个青年,六七个儿童,到沂水沐浴,到舞雩台让春风吹拂,一路唱着歌回家。这段话是孔子的学生曾点在谈他的志向时说的,孔老夫子喟然长叹,深表欣赏。这恐怕是古人对“诗与远方”的最好诠释,更是对快乐逍遥、浪漫理想的

生活情趣的一种向往。春和景明,春风飘荡,在这样美好的日子,原野踏青,玩水登台,最后唱着歌儿返回,多么自在、快活!且莫说老夫子一本正经、不苟言笑,其实他也有颗诗意的童心。

春风何处寻?踏青男女舒展的眉,嫩黄摇曳的柳梢,绿波起伏的麦田,粉红微颤的桃花,波光潋滟的水面,随枝摆动求偶的鸟……以及人们喜悦的心。“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46岁穷困潦倒,才学横溢的孟郊,第三次科考终于进士及第,春风放榜,狂喜不尽——“春风得意”写实寓意,景情交融,直抒诗人金榜题名之胸臆。与他落榜时所写的“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刀伤。”“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简短直形如背球,在诗人眼里,今日微微

吹拂的春风都在得意微笑呢。宋代词人程节斋有词曰:“满面春风,一团和气,发露胸中书与诗。”心中的喜悦呈现在脸上,如漾起了一阵春风,真所谓,满园春色岂能关得住?满心喜悦岂能藏得住?

春风何处寻?微风轻拂,若不细心体味,有时稍纵即逝,像春雨,润物细无声;似春草,遥看近却无;如春花,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唯有用心用情用时才能体味出春风的暖意,轻和,柔顺,怡人,养心……

春风滋生万物力量,春风过处,草嫩长,叶发亮,花争艳,鸟求偶,畜寻欢,地暖天开,人心敞亮……听的,看的,闻的,品的,尽显繁华……诚如袁枚先生所言: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

春天,努力绽放

史英杰

清晨,一阵悦耳的鸟鸣声将我唤醒。静静地聆听这婉转的啼叫,这轻声的呢喃,我确定这不是麻雀的歌声。到底什么美丽的鸟儿发出如此美妙的声音呢?我迅速下床拉开窗帘朝外张望。

天蒙蒙亮,楼下的路灯依旧明晃晃地坚守岗位。循着鸟鸣声,只见一只黑白腹的鸟儿欢快地从一棵女贞树上飞到另一棵女贞树上。美妙的歌声停止了,它把自己隐藏在绿叶当中。我无法看到,只听见熟悉的麻雀的叽叽喳喳声。偶尔,还会有喜鹊叫喳喳。不一会儿,那清脆的歌声又应和着麻雀的喧闹声在窗外流淌。

这是一种新的鸟儿在我家楼下的树上安家落户了吗?它是在唤我早早起床吗?它是给我宅家的日子平添几分灵动的音符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听着鸟儿们生机勃勃的合唱,想着逐渐控制住的疫情,世界依然美好!

春风柔和地吹着,窗前柳枝上米粒似的芽苞裂开嘴露出三四片小小的叶芽,条条柳枝就像小姑娘的长辫子在春风中轻轻摇曳。远处的柳树看上去就像笼上一层黄绿色的烟雾,又像用毛笔渲染出一片淡绿的颜料,那么轻盈,那么柔和。

花园中的白玉兰已经张开笑脸,朵朵向上,冰清玉洁,宛如一只只待飞的白鸽,又似一个个个儿的仙子。明代沈周诗曰“翠条多力引风长,点破银花玉雪香”赞美玉兰如银似雪,香气淡雅,清新怡人,真

乃妙句!与玉兰并肩而立的紫玉兰花期较晚些,此刻满枝花苞仿佛一株株饱满的春笋,犹如一枝枝向上的箭筒。几朵早开的紫玉兰形似莲花,端庄、大气、高贵。玉兰有白色和紫色两种,同叫木兰。白色也叫玉兰,紫色又叫辛夷。辛夷形似莲花,比莲花小,也叫芙蓉。王维诗《辛夷坞》中“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写出了开在枝端的辛夷高傲傲世的姿态。

天渐渐大亮,花园中三叶草一片青翠。石楠发出了花苞似的新芽,舒展了红艳艳的新叶。低矮的冬青,片片葱绿的叶子像新生的婴儿娇嫩而美好,不由得让人心生怜爱,感受到生命如此美好!花园中的连翘花一片明黄,使春天的色彩更加明媚。这酷似迎春花的连翘,在迎春之后生机勃勃地开放,接力似的告诉人们春天来了!

小区大路两旁,两排红叶李花开正盛。“浅紫深红次第开,娇柔雅态醉香腮。”这是诗人笔下的红叶李。此刻,眼中红紫色的叶片衬托着比桃花略小的淡粉色花朵,含苞的如繁星点点,开放的娇美不可言。远远望去成行的李树像笼罩了一层白色的烟雾,整条道路也有了梦幻般的烟霞,的确如诗如画!

满眼的花草树木用不同的形态,不同的色彩,同样的生机告诉我们生命的多姿和可贵。谁说草木无情?草木尚且懂得珍惜春光,珍惜生命,努力绽放,装点世界,人怎能懈怠?且让我珍惜春光,珍惜时光,努力绽放生命的光彩!

工匠生涯

李凤高

我曾非常仰慕“大工匠”。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师傅开工资,一元钞票一张厚厚一摞。我们小工儿越师傅像明星,盼望着有朝一日也能像师傅一样,技高钱厚,受人敬重。

1983年7月,我18岁,进入机电科开始学徒。先跟师傅活一干就是八年,从一开始的给人递工具、打下手,到掌握独立操作,再到带徒弟,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常言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师傅手把手

教活引路,关键还得靠自己努力。作为一名工匠,能够真正掌握本工种的操作技法,其间的酸甜苦辣,足可以写一本书,说都说不完。

刚开始上手掌钳,看人家玩得溜,自己手里的铁钳却根本不听使唤,根本翻不了个儿,锤头一劲儿“啪啪”地打,烧红的铁轴都被砸扁了,根本不成形儿。

师傅提示:千万别急,越迟疑就越跟不上节奏,你只要大胆地快翻快转也就好了。可练了很久,我还是上不了手,只能看别人操作。后来看得多了,心情也放松了,

忽然有一天就开窍了,很自然地就能跟上节奏了。锻造四面体、六面体的操作技法也都逐渐适应了。

要不说,单位培养一个工匠真不容易,首先需要的就是时间,这是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熟悉了、适应了、用功了,水到渠成了,就自然跨入门子了。师人可随命行走,舟在水上漂。铁匠出徒了,也当师傅带徒弟了,中途我却又改行干了电工。真是隔行如隔山啊,于是又放下身段,重新开始学徒。学电工印象最深的就是师傅要求讲安全、讲工艺。